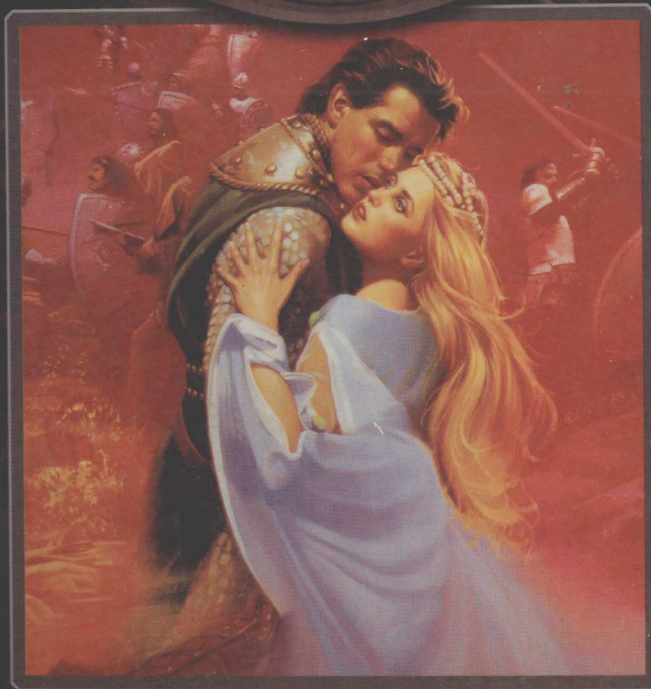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野史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蒋晋郎秦娘为秦晋配	(2019)
玫瑰带刺	(2022)
名妓罗爱爱	(2029)
卖笑妇	(2036)
霍小玉传	(2072)
中世纪欧洲的妓院	(2083)
才子佳人	(2088)
名妓杨媚	(2097)
多情女情感薄情郎	(2099)
幼玉情痴	(2112)
梦系秦观	(2120)
娇凤风流	(2127)
红颜薄命	(2133)
风尘红拂	(2137)
情断金谷园	(2141)
歌姬红绡	(2149)
瑶英弄舞	(2152)
美妓从良	(2153)
虢国夫人	(2171)
贻情	(2172)

汴京掠艳 (2177)

史海钩沉

查理八世和岳母结婚 (2186)

死后才戴上王冠 (2186)

皇后不认生父 (2192)

兄妹恋情 (2198)

为爱而死 (2199)

纤纤玉指弹动日本四岛 (2200)

浴血玫瑰 (2208)

临死过皇帝瘾 (2215)

香唾孟 (2216)

叔嫂移配 (2216)

借妾生子 (2217)

无赖子卖嫂 (2217)

因奸谋杀赘婿 (2218)

杀夫不成 (2220)

见异黜妻 (2221)

宁弃妻而兄弟不离 (2221)

以卒挝妻 (2222)

拔都的帐幕群 (2222)

脱欢逐妾 (2223)

屠夫夫妇 (2223)

不认结发妻 (2224)

献妻求生	(2225)
死而复生	(2225)
林乡绅失女	(2227)
祥云杀奸夫	(2228)
弱女遭劫	(2230)
张曜畏妻	(2231)
瑞洵宠妾养奸	(2232)
结发夫妻	(2233)
恶妻害弱妾	(2233)
黄氏女嫌贫爱富	(2234)
双料曹操	(2235)
宁死不许纳妾	(2235)
恋悍妻	(2236)
御史溺裤	(2237)
猴以人为妻	(2237)
严武杀父妾	(2238)
殉国难先成“人虾”	(2238)
刁妇奇智	(2239)
兄妹不同房而孕子	(2240)
小吏奇遇	(2241)
挑逗邻女牙齿断	(2242)
碎尸腐肉	(2243)
强娶刘介妻	(2244)
剥人皮老手	(2244)

阉后娶妻	(2245)
阉后娶吕女	(2245)
仇士良传授惑君术	(2246)
薛怀义吃醋焚明堂	(2247)
以讨饭为乐	(2249)
弭德超争官破口骂同僚	(2249)
醉签杀人诏	(2250)
皇帝的小戏	(2251)
换袍迎驾	(2252)
献媚共妾	(2254)
仕途奇招	(2254)
媚息宫奸案	(2255)
和尚与尼姑悲惨遭遇	(2256)
蒸食妇婴之肉	(2257)
食人恶魔	(2258)
苏逢吉嗜杀成性	(2258)
贞节的泪和血	(2259)

战争内幕

女皇的战争	(2266)
国王沦为阶下囚	(2335)
宠幸内室引发的战争	(2337)
布里安之役	(2341)
美艳旋风	(2346)

蒋晋郎秦娘为秦晋配

秦娘，是扬州演出百戏场所中的人，父亲原来是一名老演员，不记得他姓什么了。秦娘生得天姿国色，幼年就丧失父母，投靠舅舅生活。她的舅舅因为拖欠租税，不得已，打算把她卖出去，被媒人欺骗，卖给了妓院。秦娘坚守贞节不愿受辱，鸨母用好言好语劝她，她不听从，鸨母恫吓她，鞭打她，她发誓至死也不接客。鸨母无计可施，想要把她转卖到其他地方，但是因为她相貌美丽，又很不甘心。有人给鸨母献策说：“凡是做女人的，哪个没有情欲？你应该广泛寻求少年美男子，不要苛求嫖客的宿费，如果有符合秦娘心意的，就留他住一二宿。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鸨母听从了这个建议，凡是同自己有知交的人，都托他们帮助物色。自此以后，披着轻裘乘着肥马的少年每天都有来的，秦娘一看见他们就哭，少年稍稍接近她，她就愤怒地骂他们。鸨母不能忍受，每天用鞭子抽打她让她接客，秦娘就下定决心一死了之。一天夜里，她梦见一个老翁说：“我是你父亲。你切记不要寻死，我已经替你找到一位佳婿。明天，就可以成秦晋之好了。”

苏州有个姓蒋的，因为到京城去赴试，取道扬州府芜城，最初他本来无意寻芳问柳。姓蒋的有个朋友，平常也曾经接受过鸨母的托付，因为姓蒋的长得英俊，就领他到妓

院。姓蒋的开始不想去，朋友极力怂恿他，到了妓院以后，秦娘面对墙壁，像以往那样痛哭。姓蒋的调情说：“听说你的名字叫秦娘，我的小字叫晋郎，秦晋本来就应结为婚姻，你何必这样固执地拒绝我？”秦娘听说后，忽然想起梦中父亲所说的话，就斜眼睛偷看他，见他风度不凡，顿时停止哭泣。鸨母高兴地说：“非常好！非常好！今天仙女思凡了，我先去料理酒饭。”秦娘和蒋晋郎在房中同坐，虽然不说一句话，但是秦娘并没有恼意。不一会儿，酒饭拿进来了，鸨母招呼秦娘和蒋晋郎坐在一起，秦娘身体轻盈地到桌前落座，但是还是眼泪汪汪的。蒋晋郎看到身旁没有别人，就问道：“看你的情形，一定有难言之隐，我虽然和你是初交，不妨详细对我说。”秦娘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志向，并且谈到了自己所做的梦，哽咽着说：“你如果能同我结为百年之好，梦里父亲的命令，我怎敢不恭敬地听从？如果你把我当成风月场中的人，只是发泄一时的情欲，我即使死去，也不从命。”蒋晋郎叹息地说：“你真是有个志向的女子！我的确还没有婚娶，但是家里贫穷，怎么办？”秦娘说：“如果蒙你答应娶我，就是插荆钗穿布衣我也不悔恨，但是请你先对天发誓，我才能陪伴你饮酒。”蒋晋郎答应了请求，两人一起对苍天发誓，这天晚上就同宿而睡。鸨母很高兴秦娘能够回心转意，就坚留蒋晋郎小住，一连留了三天。秦娘对蒋晋郎说：“你走以后，鸨母必不容许我独自一人居住，你应该早作打算。你家还有什么人，家住什么地方，可以详细告诉我。”蒋晋郎说：“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寡姐和我相依为命。

家住苏州某巷。”秦娘高兴地说：“我有办法了。你应该替我给你姐姐写一封信，把我的情况详细告诉她，我自有良策脱离这个火坑。”蒋晋郎完全依秦娘的话照办。

蒋晋郎走了三天之后，鸨母果然又领来一位嫖客，秦娘勉强地笑脸相迎，假装喝醉，穿戴上嫖客的衣帽鞋袜，伪装成嫖客，开门就扬长而去，大骂说：“这婊子是什么东西，竟敢如此倔强，叫人气愤填膺。”鸨母怀疑秦娘又改变了心意，得罪了嫖客，赶忙追出去道歉，伪装成嫖客的秦娘故意甩开袖子生气地走了。鸨母进到屋里一看，看到嫖客醉倒在那里还没有醒来，知道秦娘逃跑了，连忙派人出门追赶，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追赶的人都一个个颓丧的回来。秦娘搭船到了苏州，来到了蒋家，把蒋晋郎写的信交给了他的姐姐。姐姐审察字迹，没有差错，便把秦娘留下。秦娘怀孕在身，到了产期，生下一个男孩，姐姐开始还有些怀疑，仔细察看所生的男孩，非常像她弟弟，才非常高兴。

蒋晋郎自从告别了秦娘以后，就进京应试，没有考中。有人推荐他到四川学使那里当幕僚，他刚到四川学使就死了，蒋晋郎留在四川不能回家。不久正赶上川楚一带的教徒闹事，蒋晋郎处境更加难堪。这时正赶上四川的大帅想聘用一名书记，蒋晋郎才进入大帅府当了幕僚，客主之间的感情相处得很好，蒋晋郎因为立了军功被保举当了训导。当时因为交通阻塞，蒋晋郎又戎马在身，也顾不得关照家里的事情，同家里久隔音讯。后来平定了川楚的内乱，评定战功，蒋晋郎被选拔当了知县，才请假回家。

蒋晋郎自从辞别家乡进京应试,继而转战四川,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他走到家门口,看到门庭依旧,但是红灯双挂,彩幕高张,鼓乐喧天,门外一片喜庆气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进门以后,看到高朋满座,多半不认识。这时有个年轻人走出来问他从哪儿来,他惊诧地说:“我是蒋晋郎,这是我的家啊!”那个年轻人吃惊地进到里屋去了。不久,有位中年妇女出来,原来是他的姐姐,姐姐又惊又喜,说:“莫非我弟弟回来了吗?”于是就拉着那个年轻人走到蒋晋郎跟前说:“这是你的儿子啊!”原来蒋晋郎的儿子已到二十岁,这一天正好给他完婚。客人都非常惊叹,认为这真是巧遇。姐姐说:“现在有一件事情为难,兄弟媳妇要当婆婆了,但是还垂着头发打扮成姑娘的样子,让她改装,她不同意,今天弟弟幸好回家,你看这事怎么办?”一位来客说:“为何不趁此吉日良辰,让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儿媳同一天完婚,这也算得上一段佳话呀!”各位来宾齐声高喊说:“对呀!”于是洞房里,花烛高烧,公婆在前面行拜礼,儿子和儿媳在后面行礼。观看的人都发出啧啧声,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盛况。喜欢凑趣的人为此撰写了《秦晋配传奇》。

玫瑰带刺

元朝时,京师有一个名妓,叫樊事真,事真正值青春妙龄,长得身材窈窕,体态纤约,玉骨冰肌,丰神秀逸。

虽说她已零落风尘为妓，但身上却无一点章台习气。倘若有哪一位客人，以淫词艳语挑逗她，她便会当面加以斥逐，或拂袖而去，弄得客人尴尬不已。因此，人们都称她是带刺的玫瑰。

时人还因她常常郁郁寡欢，容色凛然，从不肯轻启芳唇，又称她是冷面桃花。

事真面色冷峻，是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掩藏着一段难与人言的苦衷。自沦落风尘之日起，她就一直痴望着能找到一个可心适意的多情郎，帮她早日摆脱这肮脏污秽的场所。可年复一年，她仍无法摆脱这受人蹂躏的火坑，这怎么不令她忧郁、孤僻呢？

一日，她应官府之召，前往侍宴。当她一眼看到席间那位身材挺秀的小伙子时，她竟止不住芳心摇荡，面红耳赤起来，显然，她是被小伙子那种爽骨俊气、神姿洒脱的风采迷住了。她禁不住地偷偷打量起他来，目光中流溢出很少有过的旖情媚意。小伙子自然也早为她素服淡雅、秀媚天然的丰韵所倾倒，不停地向她报以甜美的微笑。事真感到有如温暖的春风，吹醒了她爱情荒原中的那片希冀的绿洲。于是她主动与他搭话，得知他姓周名仲宏，是帅府的参议。两人很快一见如故，情欢意洽起来。

席间的人，见此情状，无不感到纳罕，都说：“事真小姐，你平日金口难开，冷气逼人，为何今日一见周参议，却这般温柔多情？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事真顿时满面羞红地低下了头，那神情就如春风拂弄中的一棵含羞草。众人都哈

哈哈大笑，并有了撮合两人之意。于是，歌阑宴罢，皆笑求事真留下来陪侍周参议。事真意欲不肯，可看到周参议那热切期待的目光，便低头默许了。因为自从她见到周仲宏的那一刻起，初萌的爱情之火便在她的心中燃烧起来了。

众人散后，事真便跟随周仲宏来到他在京师临时租赁的客舍。刚进门，仲宏就迫不及待地走到她的身边，轻轻拿起她的纤纤玉手，一股爱的热流，顿时涌过他们的心头。事真的脸上，泛起了一片幸福的潮红，盈盈秀目流溢着爱的光辉，深情地凝望着仲宏。仲宏再也不能自控，一把将她揽在怀中，犹如久别重逢的情人，两人紧紧地拥抱、亲吻起来。

当仲宏将她拥至床前，款款地为她解衣时，她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这种感觉她还从未有过。她带着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晕眩和醉意，接受着仲宏狂热的抚爱和探索，她觉得自己此时就像一棵弱不可支的水草，被卷进了一股不可抗拒的狂潮，很快便不辨东西了。

翌日，事真一早起来，正打算离去。仲宏慌忙扯住她的衣袖，爱意绵绵地说：“我有一个请求，不知你能否答应？”“什么请求？”“我想让你留下来多陪我几天，你愿意吗？”事真低下头来，沉思了一会儿说道：“不愿意！”“为何？”“不为何。”事真紧咬着嘴唇，用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凝视着仲宏。仲宏面带疑虑问：“难道你嫌弃我了吗？”“差不多！”事真说着低下头去，仲宏急了，慌忙俯身察看她的脸色。可事真却用双手捂住脸，急得他慌忙用手去掰。事真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仲宏这才知道她是在逗自己。于是他一

把将事真拥在怀里，充满爱的深情，报复似地直把她吻得连连告饶才罢手。

望着她月靥含娇，星眼流媚，娇喘吁吁的样子，仲宏更是魂醉神迷了。事真半真半假地笑着说：“你说你留我，那你愿意留我一辈子吗？”“只要你愿意，我求之不得！”仲宏不加思索地说。“此话当真？”事真有点不敢相信，但惊喜之情，却溢于言表。“当真！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真听了这话兴奋地扑在他的怀里，眼前顿时幻出一片幸福的彩霞。她想自己苦苦寻觅了几十年，就如同险风恶浪中的一只小船一样，直到现在，才算找到了一个温馨、恬静的港湾，这是多么的艰辛不易啊！想着，一行盈溢着辛酸和幸福的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

仲宏一见慌了手脚，忙捧着她的面颊，柔声问道：“你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感到自己好幸福，好像从第一眼见到你起，我就……”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也是！”仲宏激动地说。“那么你真心愿意娶我吗？”她扬起脸来，眼睛里饱含着深情和期待。“是的！”他给了她一个极其肯定的回答。“可你什么时候才能将我赎出来呢？”“暂时恐怕还不行，因为我马上就要到江南去办理公事，等我回来后，我立即就为你赎身，好吗？”“嗯！到时你可要说话算数啊。”

分别这一天，事真早早派人在城门外一间极幽静的客舍设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为仲宏饯行。

席间，事真神色幽黯，默默无语。为仲宏敬酒时，她很想笑一笑，但那笑里竟包含着那么多酸涩。仲宏知道她心

里难过，便走近前用手指慢慢地抚摸她的秀发，想再劝慰她几句。话未出口，事真的眼睛里顿时涌满了泪水。她柔弱无依地伏在仲宏的肩头，嘤嘤啜泣起来。

仲宏心疼地说：“你不要这么伤心，这样我也会很难受的。”“我不想让你离开我嘛！你走后，还真……真的会回来娶我吗？”她泪眼迷离地看着仲宏。“怎么不会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仲宏紧紧地拥抱着她，温柔地将她脸上的泪水吻干，事真心灵的天空，又渐渐明朗起来。

“我走后，你还会接待他人吗？”仲宏趁机说出他压在心中早就想说的话。“不会！我决不辜负你对我的厚爱。”“这我就放心了。现在同事们都晓得我要娶你，你若能洁身自爱，我才不会给人留下讥笑的话柄啊！”事真霍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你放心！如果我樊事真水性杨花，做出有辱你清名的事，我就刺瞎自己的眼睛再来见你。”仲宏急忙捂住她的嘴，满含爱怜地责怨她道，“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谁要你发此狠誓了。”“我……”她不由自主地扑进他的怀中。

仲宏走后，事真果真闭门谢客，若有人要见她，她便推说身体有恙，不能相见。鸨母知其性情刚烈、倔强，拗她不过，只好任其自为。

一日，礼部尚书的公子，忽然派人送来了一大堆金银财物，指名要樊事真到他府上去陪宴。鸨母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早就心花怒放了，更何况对方是尚书公子，她得罪不起呢。

于是她拣了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风风火火地跑上楼，满面谄笑地说：“事真呀！咱家今天可算是大喜临门啦！礼部尚书的公子要请你去侍宴，送了不少的钱财。这不，这串珍珠就是特意送给你的。娘希望你今晚能够破格去略为应酬一下。如果这次你去了，娘以后再也不敢强求你了，你看如何呀？”事真起初不肯答应，无奈鸨母苦苦乞求，才不得已应承下来。

但她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公子会在她的酒里偷偷地放上蒙汗药。以致三杯酒才下肚，她便已头晕目眩地伏在了桌子上。公子见状，满面淫笑，先将她肆意轻薄了一回，接着便手忙脚乱地把她抱到了卧室。

次日，京城中，便纷纷传开了樊事真又重新接客的消息。嫖客们蜂拥而至。事真几欲寻死。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件事的发生竟是出于一场报复。原来尚书公子同周参议关系不睦，两人曾在酒桌上闹翻过脸，彼此不再往来。这次得知周参议欲娶名妓樊事真作妾，他就更加忌恨了。于是他便乘周参议公事外出之际，计陷樊事真，以泄心头之恨。

不久，周仲宏从江南回来了，他前脚刚迈进城门，公子马上派人来告诉他，说樊事真怎样与自己打得火热，早把他周仲宏给忘了。周仲宏连气带羞，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怒气冲冲地跑到樊事真家，意欲把事真狠狠地羞辱一顿，不料事真早已恭候多时了，只见她面色苍白，呆呆地望着仲宏，一句话也不说。仲宏刚欲开口，她便伸手从头上拔出金簪，一

下子刺在了自己的左眼上。一股殷红的鲜血，顿时如泉水般顺着她苍白的面颊，汨汨流下。她当即昏倒在地上，仲宏顿觉如雷轰顶，他呆了一下，就发疯般地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事真，放声哭叫起来。

事真苏醒过来，发现仲宏正坐在自己的身边。默默地叹息，就吃力地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轻轻地抚摸他憔悴的脸颊，酸楚的泪水止不住再次漫上眼帘。仲宏紧紧地握住她颤索的手背，凄然地说：“事真，真对不起，让你受此大苦。”“是我对……对不起你，我污……污损了你的清名。”她泣不成声地说。“我并非不想芳洁自待，可我……我”“别说了，我都知道了，可你怎么能戳瞎自己的眼睛呢！”他温婉地轻责道：“你知道我是多么地心疼你吗？”“可我曾经对你发过誓呀！难道这誓能白发吗？”“你呀！让我怎么说你好呢？总是这么任性、火爆，一点弯儿也不愿转！其实，只要你当时能向我讲清情况，我还能不相信你吗？”“我不管！我既然发过誓，就一定要……”好啦！好啦！算我服你了。”仲宏拧了她的小嘴一下，继续道：“你知道现在别人都怎么说你吗？”“怎么说？”“都说你是千古罕见的烈女子呢！”说着，他不由舒心地笑了，笑语中满溢着得意之情。

事真听了，心里却觉得十分酸凄，她想，如果自己不这样做，那他还会这样对待自己吗？她拿不准，但凭她数年来的经验，她知道男人们多半和女人一样爱争风吃醋，徒慕虚名，而在两个人的相互悦慕之中，女人也往往会成为他们在社会、在他人面前标榜自己名声的一种工具。

仲宏见她陷入沉思，就抚着她的秀发说：“你现在一定很累了，好好养伤吧。等你一好，我们就准备结婚。”“真的吗？”事真痴痴地问，“我这个样子，你不嫌弃我吗？”“不！你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美，也更让我自豪！”他俯下身去使劲地吻了她一下。事真有些儿激动，她伸出玉臂将他的头揽在自己的酥胸之间。好让他听到自己幸福的心跳。她想，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心胸，但他毕竟是爱自己的，难道自己还能有什么更高的企求吗？

以后，他们很快便结婚了，事真在历尽了种种磨难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个聊以自慰的归宿。

名妓罗爱爱

元朝时，浙江省嘉兴县有一名妓，名叫罗爱爱。爱爱生得姿态明秀，丰韵娉婷，歌舞琵琶，冠绝一时。而且，她资性敏慧，擅长作诗赋词。当时的风流文士，趋之若鹜，都昵称她为“爱卿”。

爱爱曾经在夏季7月16日，与嘉兴县众名士在鸳湖凌虚阁聚会，玩月赋诗。爱爱率先作成四首绝句，情采华茂，意味隽永，使在座的文人墨客纷纷搁笔，自愧弗如。其诗云：

画阁东头纳晚凉，红莲不及白莲香。

一轮明月天如水，何处吹箫引凤凰。

月出天边水在湖，微澜倒侵玉浮图。
 掀帘欲共嫦娥语，肯教霓裳一曲无？

曲曲栏杆正正屏，六铢衣薄懒来凭。
 夜深风露凉如许，身在瑶台第一层。

手弄双头茉莉枝，曲终不觉鬓云欹。
 佩环响处飞仙过，愿借青鸾一只骑。

从此以后，爱爱更是声名遐尔，四方文士都以一亲芳泽为荣。

同县有一个姓赵的秀才，在家中排行老六。他的父亲已过世，母亲尚且康安。他的家族，也是几代为官，只是到了他这一代，才渐渐露出衰微的迹象，但家资巨富，气象仍很阔大。赵子年少才俊，又加上貌如莹王，神凝秋水，所以乡绅富室来向他提亲的，络绎不绝。但赵子全不放在眼里，一心要择一个才貌双绝的佳人来配他。他的母亲虽然十分焦虑，但也拿他没办法。

那日，赵子也来参加鸳湖文会，他一下子便被爱爱的风流才情迷住了，他认为爱爱较之一般庸碌无才的女子，简直有云泥之隔。所以，他不顾亲族反对，花费重金聘娶爱爱为妻。

爱爱自入赵门，与赵子琴瑟相和，鱼水相得，夫妻感情甚笃。两人平时吟咏诗词，逍遥风月，种竹栽花，游山玩水，直觉得有无限的乐趣。爱爱对待赵母非常孝敬，对待下人